

编者按

花山诗会自2017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9届,先后评选出13位“年度诗人”和2位“年度新锐诗人”,本期“邕莱诗会”特别推出他们的诗歌专辑(按获奖时间先后排序),以飨读者。

一盒茶叶的后半生

刘 春

每一次,都要先洁净双手
小心翼翼地解开纸包装
掰下一小块,放到陶器或玻璃壶中
注入刚刚煮沸的清水,然后
看着它慢慢从无色变成黄豆色
或者酒红色。看它慢慢舒展
长出蜻蜓的翅膀,搅动白色的暗香
撩拨你的舌头和心胸
直到你心满意足,物我两忘
直到水色越来越淡,滋味寡淡。最终
它沉重如一小块乌黑的黏土
无力地贴在壶底
这物质的残渣,时光的灰烬
在通往垃圾场的道路上,无声地
跟人类道别。人类也在静默之中
完成了一次方寸间的狂欢

我和你

非 亚

有一天我会离开你
一个人,到遥远的一个岛屿
没有人发现
也没有小狗,小猫,和小鸟
在光线明亮的早晨
打扰我

我知道时间,会像河水一样奔腾,涌动
你在遥远的尘世
独自喝一杯茶,我在另一个世界
独自给星辰,月亮,银河系
写一篇泪水滴落
纸面的回忆录

露台上

陆辉艳

一个让人得以喘息的地方
有时我会走上去待一会儿
看看远处的路,或者
从远处看看自己的生活

但也看不见更多的
被高楼遮挡的天空
灯塔后面,邕江水悄无声息地流淌
一艘货船行驶在江面
运着昨天的河流
河沙堆在甲板上,山峰般耸立
灯塔会在入夜亮起
灯光,仍然在我们的远处闪烁

下弦月

庞 白

它在海面上收割黑暗的残余
我们拐进多重保护的百年老街

灯火阑珊中,没有谁抬头望它一眼
白亮已变得昏黄,它高出楼顶三尺

也没有谁把它当作文物。圆满到薄片
生锈的镰刀一次次把自己的脖子擦亮

我们时常将往事与
流水混为一谈

费城(壮族)

在水边模仿少年打水漂。石块从掌心飞出
漂亮且干脆,瞬间擦亮了水声
水草的腥气从四周扑来。我隐约触到
时间的凉意,以及沁入肺腑的凛冽

一些树把倒影映在水面。一绺绺灰发
温驯地垂下,仿佛女人的影子
还有另一些树,把花朵吹落到河面
如同风中的絮语。更远处,河水那边的青山
静默在深黛色的眸中,令人感到温暖

那些生长的枝干,伸出浓密的叶子
将苍茫暮色稀释在雾色里。整个清晨
树梢上暗影黝黝。身旁的阔木叶暗自吐露芬芳
如同夏日里,一桩怀想多年的往事

黄昏近在咫尺,沿河堤漫步的人们
谈论着往昔与似水年华,时常将往事与流水
混为一谈

边 界

谢夷珊

那年,我寓居边界一个小镇,
每天聆听北仑河流水与京族少女的情歌,
自丛林中升起飘往北部湾。
曾有一群来自异域的人去祭海,
边界太窄,我走回家需要整整一天,
我跨越对岸用了整整三十年。

回乡记

安乔子

大半年没回去了,天气已经转冷
母亲把晒好又收好的被子拿出来
还有阳光扑打在上面的香味
上次回去时荔枝树刚开花
养蜂人在荔枝林里搭起了小小的家
十几个蜂箱装着春天的唱片
蜜蜂忙着嗡嗡地采蜜
后来果实也没结
说是被几场暴雨打落了,果实还是青的
现在父亲准备给荔枝木嫁接新品种
说这种果实更大更甜
梦里的事也很甜
母亲喊了我第三遍
我还舍不得从被窝里爬起来
仿佛被窝是最小的故乡
我无限地迷恋她的温暖

我遇见的是我自己

盘妙彬

一棵开花的山楂树白了头
站在天堂岭山口

我正好路过,花正好开,像一个干净的时间
正好等我
我抬头
它纯洁雪白,未开出一片叶子
之前我们不曾见过
但彼此又隐隐存在某种因果

树下的石头正好干净,我坐下来,想
从有形的事物找
从无形的思想寻觅

我又确信彼此有过往来,一阵风吹

我也曾经洁白无瑕
等一段时光,等一个人,等一件事
某某,某某和某某,来了吗
一念之间,又一阵风吹,花落几朵

今天,我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正在等我
我遇见的是我自己,白了头

爱情故事

唐 允

有一年,我在南宁,潦倒无事,
出于并未自觉的焦虑,打电话时,
对尚在昆明的女友
随口撒谎说我在一加工厂上班,每日
搬运乌沉沉的矿石废料。极尽夸张。其实
我只是去该厂看了看。说完,
我即得了安宁。一个月后,
我告诉她,我出厂了,因为在一次事故中,老板的处理很不公允。
我得到了她的支持。不久,
我提出分手。过了两年,
我顺利进入某单位。有天下班,
在生榨粉店,一个粗壮的男人走来,
在我对面坐下,问我记得他吗?
不等我回答,他就说起
春明矿石厂的故事——
伤了两个人,他和我都有责任,
而我逃了,留他独自承担。
“你还记得吗?”
他盯着我。我很想说我记得,
我记得! 但我好像被一重物
砸在背上,开不了口,茫然
不知疼痛为何如此具体。

陌生旧楼房

黄芳(壮族)

她一定梦见过这里
破旧的宿舍楼,窗玻璃有的敞开
有的关闭。裂开的部分
在等一阵风

她在等一阵风
“啪”,摇摇欲坠的记忆
跌落,碎开
它是锋利的

它是锋利的
像多年前那个夏天
十岁的小女孩
在破旧的宿舍楼里
看那辆救护车呜咽着远去

妈妈呜咽着远去
再也没回来
旧宿舍楼空了
小女孩像一面裂开的玻璃
摇摇欲坠

看电影

羽微微

一个小男孩在电影中被打死了
你又能向谁说呢
他又不是真的死去
他又不存在。没有一个他为了逃避
一颗子弹,那样奔跑
拉着你的心的那样,飞快地掠过大街
磨擦着石子,让你摔在地上
啊,那些不存在的事物
让你痛苦,让你寻找愿意倾听你的人
让你想诉说和哭泣

而倾听者并不存在。他们沉默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转身离去。

大丽菊

雅 北

早晨,我会醒来
在我活过的父亲的这个岁数
冻结的池塘里。我数着他的声音
在一粒橡子里潜行。我记起的是呼吸
起伏的胸膛,以及翻过许多个白露的早晨
我乐于在他递过来的杯子里喝水
随后,又回到琐屑的生活中
继续每一天的纠缠

每年的十月,他都会种上白色的大丽菊
在他并不敏感的皮肤里
与我同姓的父亲,似乎又能活过一些年头

湖心岛的白鹭

余洁玉

午后散步,我看见湖心岛的树上
结满了白鹭,它们静止时像一朵一朵的云
只有偶尔飞起的时候
才是一只只鸟。此刻,它们相互察看
落在水里的影子,谁的比较细长
谁的更优雅。它们占据了
岛上的最佳位置,一个相对的高处
几乎没有发出任何鸣叫
水面就起了波澜
彼时,我希望它们一直都在,当我
推开面朝湖心的窗口
我看见的不仅是一群白鹭
也可能是一座雪山,散发着梦里的光芒

芒种辞

湖南锈才

我喜欢五月
两间教室之间,阳光剪着板寸头
你走过的窗口,那双凝视的眼睛一直都在
内心的植物开始疯长

我喜欢五月
风里带着火,带着我的呼喊
板结的土地终于可以干爽地透气
虫子至今没改变唱读的坏毛病

我喜欢五月
萤火从乡村来到城郊,夜里露水滋滋有声
我喜欢一个人牵着月光,喂马

我喜欢五月
一边开花一边落叶,一半生涩一半熟
一边是芒种,一边不忙着种
是种文字,还是父亲那样小心地掏出种子

亚特兰蒂斯

——辛波斯卡同题

周楷棋

一个谜面悬浮,使我们承受
后果:无事发生,心跳呼吸正常。

一个名字,时间剥夺其内在的本源学
也丧失它在世间的目的。

我说出,你点点头,继续忙于俗务。
这世间难题繁琐如风中波纹,即使不去看
窗外,游鱼拖动身体没入黑暗,
岩窟灯火通明。
这世间难题无穷如海中之水,
即使不再费劲思考,
即使后背已演化出鳍状物,
即使我们屏息回避,却不知何时起
已身陷到底。